

說部叢書

第二集  
第三十七編

政治小說

下冊

雙蓮郡主傳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林紓王慶驥譯

# 名離

家

小

說

# 天恨

五三分角

騷之友森  
彼得森氏

此書不為

男女愛情

言也實將

發宣其胸

中無數之

哲理特借

人間至悲

至痛之事

曲為闡明

讀之令人

增無窮之

閱歷

商務印書館出版

冷紅生著

# 金陵

會

小

說

# 秋陵

定價四角

閩林琴南  
先生以小  
說得名即

自稱冷紅

生者也先

生著作等

身惟小說

以譯述為

多此書乃

其自撰以

燃犀之筆

描寫近時

社會述兩

軍戰爭則

慷慨激昂

鼓才士美

人則風情

旖旎允為

寄售處商務印書館

中華民國四年二月  
中華民國四年八月十四日再版發行

（蟹蓮郡土傳二冊）

（每部定價大洋玖角）

法國大仲馬

閩侯林慶通

上海棋盤街中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上海棋盤街中

上海棋盤街中

上海棋盤街中

上海棋盤街中

上海棋盤街中

上海棋盤街中

上海棋盤街中

上海棋盤街中

上海棋盤街中

上海棋盤街中

上海棋盤街中

上海棋盤街中

上海棋盤街中

上海棋盤街中

上海棋盤街中

上海棋盤街中

上海棋盤街中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 蟹蓮郡主傳下冊

法國大仲馬原著

閩縣林 紓筆述  
侯官王慶通口譯

## 第二十二章

竚蒲哇至巴克爾屋中時。攝政王已前至。竚蒲哇驚曰。主公已前在乎。王曰。何異之有。吾不與廋黎約。見於此時乎。竚蒲哇曰。某以爲主公。昨日旣簽命令。則可以不面謁大王。曰。誤矣。吾甚欲再見其人。用正言導其勿爾。竚蒲哇曰。果如王言者。如何。王曰。苟用吾言。決不行刺革命之事。寢謀叛之議格矣。竚蒲哇曰。設在他人。則某決不奉命。若爲是人。聽王爲之。王曰。爾謂此人堅如鐵石。必欲遂其所志乎。對曰。然。王果不能易其心。則當以是人授某矣。王曰。可唯不當在此。竚蒲哇曰。何也。王曰。吾意須得蕭逆姪爲佳。竚蒲哇曰。在密打姆中。將聽亞遜孫人及打巴行捉乎。前此布金昂專外。主以爲異。今言之未已。打巴雖小心翼翼。某尙未知彼間之人。能否信布金

昂之因疾以死。若此人在是間縛取。決無人知。某曾有外婦。僑居是間。今得四武士之力。縛之滋易。某已預伏四士於此矣。今王既欲一面。臣則飭伏於門外。出而取之。門外已另駐一車。葛斯當辭王後。卽以此車載赴巴斯地。卽彼原來之車。亦將不知所嚮。唯獄中倭尼知之。倭尼守口。必不宣泄。王曰。如爾所策而行。竝蒲哇曰。王當知某之所謀。匪不周瞻。王曰。知之。蓋王一生未嘗自承其過也。竝蒲哇曰。尙有餘人。何以處之。王曰。爲誰。竝蒲哇曰。在拍爾談尙有滂澤加勒、古挨德、打魯陀、芒忒魯意四人。王曰。此四人至不幸。其名乃爲爾所知。竝蒲哇曰。王當知某之僑居密打姆逆族中所行正復爲此。王曰。彼應知黨魁已爲人得矣。對曰。彼懵懵安從知之。王曰。彼見巴黎無書。必疑遇變。竝蒲哇曰。詎僞大佐獨不能慰其疑慮乎。曰。筆迹既異。書亦無濟。竝蒲哇曰。無勞王心。拍爾談中黨人一網盡矣。王曰。此命令何人所發。對曰。某備位宰相捕賊職也。且王已署諾。王曰。吾於何時署諾。汝非狂易發耶。對曰。彼四人與葛斯當情罪均同。王允擒黨魁。則脅從亦可就捕。王曰。緹騎以何時行。竝蒲哇取表。

視之曰已去三句鐘矣某言在捕者誤明日緹騎始至王曰拍爾談物議不且騰沸乎對曰某已勒兵備之王曰拍爾談審判所必不忍輸其鄉人對曰某亦籌之爛熟王曰死罪雖定亦將莫得刑人之人當日殺沙黎之事將復見於今日其事亦在囊得汝忘之矣拍爾談之人參養本非易易對曰王但言拍爾談人不易死耳茲事當與特派員商之今銓得人員之名冊在此請王自擇某自巴黎中已飭行刑者四人同往此四人能任大事視亂事爲習慣王曰鬼物及吾身而流血波道良非所欲今將遵阿尼爾成案肆赦其人然阿之爲人劇賊也又著梭胡爲極惡之人亦經吾赦蓋吾善心及物何妨更赦此人竚蒲哇曰主公之善乃非善弱而不決耳方王受業於某家時某已言之今爲我主人翁尤不能不言王誕而受洗時如仙姑及乾阿嫺咸授以各等之性質及勇力與顏色才技知識獨有一仙姑耄矣未及延致謂王惡老而老仙後至乃以煦仁子義之質授王此王所以異而不能自決王曰此故事誰述之或伯笏耶或森芒耶對曰王太后實治臣身王大笑後言曰今日特派員爲誰

對曰。王且放懷。派員中咸決。而能斷武。而有力。既無愴氣。亦不動心。在審判所。塵灰中生。長頭角。崢嶸拍爾。談人萬不能以矜目。褫奪其氣。亦不能以媚眼。沈醉其心。王不答。搖首且頓其足。竚蒲哇見王。不以爲然。卽曰。或且物議中定此。四人罪案。不如朝廷之甚。非此人所謀。何屬試總而論之。其策至毒。欲引西班牙之王來王法國。以寶位屬斐立第五。尊爲吾王。一力焚燬國家之律法。此拍爾談人甚善。甚善。王曰。吾讀國家之律精熟。乃不後爾。竚蒲哇曰。果主公允某所請。則可以立遣特派員上道。王曰。幾人曰。十二人。王曰。十二人何名。曰。麥朴也。柏學旦也。巴爾柝也。懷尼打司也。巴海素也。邦昂也。西都爾竹普也。馬克佗爾司也。伊學伯竹瀑也。森倭邦也。布索也。倭烹得烏亞斯當也。都十二人。王曰。汝選人良佳。孰爲之長。竚蒲哇曰。主公試度其人。王曰。其事宜慎。必慎選爲此臬傑之領袖。竚蒲哇曰。某夾袋中有人。王曰。誰也。曰。公使。王曰。或西拉馬耳。竚蒲哇曰。王果欲之。則請釋諸葡勒窪之獄。王果以恩釋之。則有死。不辭卽全。殺其黨魁。亦所誠甘。王曰。葡勒窪良佳。聽彼久處其間。今第問特。

派員之長。對曰。沙都尼王曰。彼爲荷蘭公使。爲國王信託之人。竚蒲哇聽之。吾平日恆加謬贊。唯今日之事。乃無間言。竚蒲哇曰。王亦知此等人。咸欲經營黃和之世界。獨此人生。卽尊王。旣承此命。則喜不可支。今再派亞康爲司法長。亞康剛而能斷。更以介伊爾司文案。則此事可以趣了。且急在燃眉。不可須臾之緩。王曰。竚蒲哇。此事平後。吾輩可以高枕乎。對曰。以理勢卜之。或然。或然。晨起而夜寐。夜寐而晨興。必無風鶴之警。唯須在西班牙兵事罷後。及國債票減時。第減票之役。王之良友拉胡先生。可取爲臂助。王曰。煩哉。吾於攝政時。乃慮不到。此設無其事者。吾方袖手觀孟竚與西班牙人搆難耳。且觀曼竚囊夫人。與武億哀化。武億阿司。出理政治。卽殷伯所言。曰開口而笑。亦大佳事。竚蒲哇曰。主公亦知曼竚囊夫人。方搆沈瘵。且殆。人言不十五日生矣。王曰。確乎。對曰。自孟竚夫人。及其夫流配後。始恍然悟。意十四之已死。則大哭欲追尋之。王曰。爾觀其事。樂乎。爾天良喪盡矣。竚蒲哇曰。某實痛惡其人。方有是言。當王大婚時。某求葛穉蘭之冠。非夫人一言。先皇萬不至弩目以臨我。且其

事至艱鉅。非王緩頰。某之生路。正不可知。故此次極力欲將孟竚送入拍爾談亂黨。同罹殊刑。顧力不能至。以孟竚方驚癩。每遇人。輒言外人欲反對法政府。及謀刺攝政王。其事滋羞。果人人如我者。句王曰。然則決不謀反矣。獄安從入。竚蒲哇笑曰。彼方不承認其妻。王亦笑曰。卽其妻亦然。竚蒲哇曰。臣曾啓王。監之兩地。王曰。然。吾監其夫於都瑯。監其妻地莊。竚蒲哇曰。然。彼二人方以械札相詆諆。王曰。且略前事勿言。此時竚蒲哇乃出紙求署翰囚之人。王慨然署諾。竚蒲哇大悅。然外貌仍爲鎮靜。乃飭武士備捉葛斯當。葛斯當自恩圖安宅中出後。命車載美人至密打姆。逆旅門外。已有一車前停。行至巴克爾。不惟車爲前車。卽使者亦屬舊人。葛斯當不令蟹蓮趣下。卽問來人允否。以來車載女同行。使者允之。卽來與御人同坐。示以巴克爾之路。道中葛斯當旣悲且慄。女則盼葛斯當。求出以鼓勵之辭。而葛斯當但示戚容。亦不言其所以。車至巴克爾時。蟹蓮私料所依賴之人。果爲何人。四顧蒼茫。不期雪涕。卽曰。吾每次欲援爾爲助。而心輒戚戚。葛斯當曰。且觀吾所見。是否與爾有益。在此



屋中。卽爾可事彼爲父之人。吾今先入。告以載汝同至。蟹蓮。膚革竦然。似有凶兆。卽曰。天乎。爾舍我於此耶。葛斯當曰。勿憂。少須卽來引汝。蟹蓮引手。葛斯當捧而親之。亦凜凜危懼。不忍與蟹蓮爲別。此時屋中門開。使者令御人以車進門。門立闔。葛斯當思在此繚垣之中。蟹蓮決無危險。然事已至此。退無可退。使者卽啓車門。葛斯當復引蟹蓮之手。力親之。乃拾級登堂。使者引至廊廡。指示客座之門。且曰。可以輕叩而入。葛斯當如言款扉。僞西班牙公爵卽曰。入。葛斯當知其無訛。卽入。立於僞公使之前。此次葛斯當頗縱膽。昂首挺立。意態安和。公爵曰。先生滋有信。原約爲十二句鐘。鐘機適將動矣。語時。鐘動。十二響。葛斯當曰。吾心至焦。悚諾責在躬。如載重負。唯虞退志之萌。王謂吾爲慷慨乎。如吾者。但有悲戚而已。王悅曰。汝有退志乎。葛斯當曰。主公誤矣。自得鬪後。遣殺攝政王。吾日進無彊安有退志。直至事成以後。方止。王曰。先生吾思所言微有可疑。天下有一種人。至臨期發語時。大有價值在焉。葛斯當曰。拍爾談人心之所思。輒宣諸口。旣宣諸口。必見諸行。王曰。汝始終無二義矣。對曰。

然王曰。此時尙未實踐所趣之罪戾。國人尙未周知。葛斯當曰。主公以此爲罪。然則吾當視之爲何事。王曰。罪戾之言。卽對爾而言。以汝此心。方耿耿悲戚也。葛斯當曰。吾與王言祕事。王轉以爲眞。設更有人品望稍遜於王者。吾何爲猝發此言。王曰。先生吾亦正知爾之價值。故貢其忠言。請先生罷休。勿議且問。先生曾否精審有無。追悔暴行此事。胡以臨時生此沈吟。復言曰。此事爲放膽之事。至於我者。願保護爾。至於棄吾之時。然後止。且吾方與爾一面。以爾之爲人足云。性情醇正之人。良足使人重視。葛斯當雖神勇至此。亦頗夷猶。卽曰。主公仁慈。令我感深。次骨。唯吾旣任茲事。一無反汗之思。但覺此時之心。似決鬥之人。將臨比劍之所。心固欲死其敵。又甚快。快以殺人爲不獲己之事。葛斯當語次少停。攝政王停目不瞬。欲體察其是否有中悔之心。葛斯當曰。茲事關係至大。吾雖有悔心。然事甚鉅。實足臨制吾上。吾不能不聽命於前此之一諾。且吾之舉動。固有悔恨之心。似能少掣吾肘。至一杪鐘之久。乃瞬息卽復其故。勇氣頓生。想王亦當服吾之決。王曰。爾今如何措手。葛斯當曰。待與

王晤面。無須長槍。學布六朵爾。亦無須手槍。學烏意梯。見攝政王時。但曰。主公使法。國無幸。吾卽犧牲王之一身。拯全國之民。直刺以利刃。立洞其腹。王聞言卽作莊語。曰。汝學海西拉乎。葛斯當俯首不能答。王曰。爾所爲至穩固。吾亦云然。雖然。爾苟不幸。爲人所得者。奈何。葛斯當曰。雖死不答。唯王所謂。海西拉者。吾苟憶其人。尤堅忍。而不言矧。海西拉尙非右族中人。吾寧後之。葛斯當談吐如此。王愈愛之。以王好勇。亦類葛斯。當且每日恆坐對奴顏婢膝之人。斗然見葛斯。當爲凜凜烈丈夫。耳目轉爲一新。且王平日喜新而惡舊。此時尙留戀冀得少與葛斯當延接。王曰。吾決爾不生悔心矣。葛斯當大愕。不期見諸面容。王亦猝覺。卽曰。吾固知爾之勇決。葛斯當曰。決且萬分。但聽主公最後之指揮。王曰。何也。對曰。以王尙未與吾訂約。舉事於何時。此時吾之心思及靈魂。匪不待王號令。王起立曰。旣此次相見。不能釋爾之心。爾可出此門。巡迴廊一周。卽見一車。並可見吾幕府。授爾以護照。且敍余言。爲爾擔保。其無他。葛斯當曰。此卽臣禱祈以求者。王曰。此外尙有何言。對曰。在吾未別以前。或且

無期足以見王於此世界中。然不能無言。吾今尙欲乞恩於王。冀王俯允。王曰。何事。吾必允爾。葛斯當曰。吾苟有沈吟之處。幸王勿疑。吾之所求。非爲一己。庾黎葛斯當非乞匕首於王。匕首固已在此矣。唯一身旣爲黨人犧牲。而靈魂萬不隨之。而盡某之靈魂。本屬天主。次則屬一美人。此美人吾酷愛之。今此身旦晚歸墓。雖有愛情尙淒戀於心。願欲撇此清淨溫美之玉人。似仰面無以對天主。以吾居此世界。甚愛此人。且以力援出淫窟之中。脫吾死後。彼將不堪設想。然臣頭雖斷。特一右族中之勇士死爾。若王者勢力偉大。且有皇帝爲王保護。尤能以力挽不幸人之遭遇。故吾欲以靈魂中所祕之至寶。實王手腕之下。而王尤爲吾同黨之人。義應默護。請推愛及於吾之女友。王心大動。卽曰。先生吾允爾矣。葛斯當曰。語尙未竟。吾禍不測。旣不能以身授此女。郎擬長留吾名。俾彼依賴。吾死後。女必不得產。以彼身爲孤女。吾離囊得時。曾立遺囑。罄吾所有。盡以與之。嗟夫。主公吾死。決欲全彼孀獨。主公能以力全吾身後乎。王曰。誰能阻之。葛斯當曰。吾意或明日爲人所得。或一出此門。卽見縛於

人王悚然服其先覺之敏。葛斯當曰：設吾遽入巴斯地獄中，能否於未死之前與此女結婚？雖死亦瞑。王曰：茲事似或可爲。葛斯當曰：王當以全力俾我得遂。此婚事果屬實，則吾必仰求天主降福。王躬吾卽受慘刑一念及王之深恩，亦不覺楚矣。王曰：余以名譽爲誓，必不負爾。此女郎余當視之若神聖，當受余對爾勃發之感情。俾此女永受其益。葛斯當曰：吾尙有言。王曰：縱言之。余匪不聽。葛斯當曰：此女尙不知吾之所爲，並不知吾身何以遽至巴黎。尤不知吾爲冒險之人。吾不忍一一語之。主公見時，可以吾之事實示此可憐之女。吾必俟身爲其夫時始吐吾實。設吾此時行刺果爲此女所羈絆，必手顫不已。然丈夫之手安可顫也？王曰：吾敢以貴族信用與爾立誓，不惟視之若神聖，凡爾所欲爲之事，吾悉聽受而爲之。必令此女受余與爾交際中親厚之感情。於是葛斯當起立曰：此時氣充，吾身膽壯而力偉。王曰：此女安在？葛斯當曰：在來車中。王今聽我長行，且示吾以安置此女之所。王曰：卽在是間。此屋未經人居，且冷靜宜居。處子葛斯當曰：請出主公之手。王慨然允之。然尙思以語止。

葛斯當勿行。忽聞窗外有乾咳聲。王知竚蒲哇不能久待矣。卽示葛斯當以意。令行。葛斯當曰。主公當慎視此女。女性溫柔而端正。爲尊貴之人。品爲人生難遇之人。今與王別往尋王之門客同行。王曰。能否示吾客以殺人事。欲因是以泥其行。葛斯當曰。可唯須告尊客。謂賤子殺人適所以救法國。王曰。行也。王語時。自啓一扉。示葛斯當曰。足下如吾所指之道。直趨一門。葛斯當曰。主公當祝我成功。王微語曰。此子乃欲求天主助其行。刺余又安能爲也。葛斯當行時。積雪和沙。戛戛而震。王目送之。至於不見而止。卽曰。不幸哉。此子今但能各適己事耳。王歸時。竚蒲哇已自他門入而待王。竚蒲哇此時面顏中斗然湧現一得意之容。王知竚蒲哇將別有事。卽引目注視不言。思得其隱衷。竚蒲哇曰。主公此時宜少疎暢。王曰。然唯用此詐術行同俳優。殊可恥也。對曰。某固知王之不忍設與某易地。某能行所無事。王曰。何也。對曰。某術能使葛斯當易其故步。王曰。爾操何術。趣言之。吾此時將延致一人入此。竚蒲哇曰。先迎此人。再圖傾吐。吾隱今大事。旣濟初無吉凶之可言。竚蒲哇言後。鞠躬且退。僞

爲恭敬之容。蓋王每與之博。罃蒲哇將據勝着。輒幻此形。王習知之。故留之不聽行。且曰。汝胸中必有所事。對曰。某近得一證。知主公爲善於行。僞之人。王曰。此何足異。對曰。王所爲足令人憂。果王更深其術。則一往坦坦。將不需某。必令某更爲世子之傳。世子之傳亦非某莫可。王曰。勿爲絮絮。且語正事。對曰。某言誤也。此時非世子之謀。嘗先謀郡主。王曰。何人。對曰。某又唐突矣。王之郡主良多。第一爲森禮庵主。次則毗海夫人。又次則烏亞廬阿他女尙幼。初無可言。今則爲最妙。美拍爾談之名。花王平日欲格此罃蒲哇。陰毒之風吹枯此本者是也。王曰。避汝。寧無術耶。對曰。主公之謀甚善。王固不欲此苟賤之罃蒲哇。強與王事。而江迫爾亞士白又前卒。王乃以那西端人因假彼之宅。王曰。汝何由知之。對曰。此宅與其主人同。貞此主公之智。謀善全此女。拔諸溷濁。力辟其混人之惡習。卽以清淨之宅授之。宅中所見者。均勒打及挨海。權得丹那。所爲淫奔之事。如天鵝也。葡萄也。金雨也。均史中典實王詫曰。鬼哉。那西彼告我宅中皆命額之象。及他物。罃蒲哇曰。主公不識此宅乎。王曰。吾安能游目。

及於淫。畫對曰。然主公固短視者。王曰。竚蒲哇。句竚蒲哇曰。郡主所臥之溫榻。梳掠之器。及其臥牀狀。皆詭異。卽架上之書。亦那西所著之書。均足造就童娃。書中理解與著西合。伯談著述。反對當五十二歲時。某曾上此書。王曰。爾毒乃如蛇。竚蒲哇曰。某當日曾以此屋爲世子導淫之所。而主公轉用爲郡主守貞之淨室。然則主公與某所見之異。乃至於此。王曰。竚蒲哇。汝庸絮之言。能生余倦。對曰。今茲言正事矣。郡主居是宅。至得意。蓋出王之血統。性極靈瑩。王知竚蒲哇言中必有凶兆。且嚙笑不止。尤足慄懼。竚蒲哇曰。王當思郡主何以不悅此宅。乃大悖慈父之命令。遽爾移居。王愕然曰。何言。竚蒲哇曰。某又誤矣。郡主固已移居。王曰。吾女行乎。曰。行矣。王曰。如何。從出口。出自大門。此等堂堂正正之郡主。安能夤夜越窗。此正以見主公之血統。王曰。德。斯和。斯夫人。安在。對曰。適相見於王宮。夫人蓋來告發於王。王曰。彼乃無力阻其出行。對曰。郡主實出。命令王曰。夫人縱不能阻。尙有使令之人。均知爲吾室女。何至聽受雛女之命。對曰。夫人防郡主之怒。使令之人則畏劍。王曰。何劍之云。汝洪



醉耶對曰某新學醉人之言然某之所飲者咖啡實無醉人之力而某之醉心正心醉王之獨斷王曰所言畏劍劍出何人對曰劍固蟹蓮郡主所仗而仗劍者又爲至可愛之美少年王曰竚蒲哇句竚蒲哇僞無覺仍曰此少年甚愛郡主王曰竚蒲哇爾言能生余蠢對曰否此人自囊得追隨至於項布依埃禮極勤擊王曰利懷伊耶對曰王夙知其名然則某非報述新聞矣王曰吾計窮矣竚蒲哇曰此足見能者旣管法國之大政尙能顧及己私王曰吾女安在對曰某又安知王曰竚蒲哇爾適言吾女在逃想爾必知逃之所嚮嗟乎親愛之竚蒲哇必得吾女然後止竚蒲哇曰主公大類摩利亞之父某則甚肖司家邦嗟夫至愛之司家邦至美之司家邦至嫩之司家邦幸尋吾子乎此均述古史中事主公聽之臣頗不悅主公之肖某於司家邦今且無論其他必得郡主又必報其奪女之仇王曰苟得吾女恣爾所求對曰此之謂王言王此時仰臥榻上以手扶頭而悲竚蒲哇自矜王之恃己己力能左右王忽聞有人微叩王扉竚蒲哇曰何人門外人言曰來車送庾黎先生至此車中尙有一婦人問